

言使之自得而食也委蛇自得也鳥養之喻已見至樂篇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一

虛

外篇山木

虛 林 希逸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其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辱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忘之其唯道德之鄉乎

不材全其天年前此屢言之矣今漆鴈以不材見殺之說又自一意蓋言材與不材皆猶有形迹故未免於自累必至於善惡俱泯無得而名斯為全其天也乘道德者順自然也一龍一蛇猶東方朔曰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也用捨隨時我無容心故無毀亦無譽專為則有心矣無肯專為即無心也上下進退也和順也量則也度也以順自然為則或上或下皆可萬物之祖萬物之始也此神農黃帝之所能故曰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萬物之情此私情也傳習也人倫之傳人類之傳習也此以下數句曲盡人情有合則有離所謂世間無不散筵席也有成則有毀言不有所廢君何以興也露圭角者必至於自摧挫居人上者必為人所指議有心於事為其名必虧人之惡其成樂其敗者衆賢者於此特為全身之計則必有計度思慮故曰賢則謀小人患失無所不至則為奸為欺而已矣故曰不肖則欺處乎世間事不曰人何

可自必故曰胡可得而必哉悲夫者歎世俗之不美人事之無常危機之可畏也此語切於人身故囑其弟子識之勿忘唯願乎自然則可以自免故曰其唯道德之鄉乎

市南宜休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遺修先君之業吾欲見專賢親而行之無須史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豈孤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重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跋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剝形去皮灑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

居然安然也於此用之有無因而得患之意謂不應有憂患而不免於憂患也隱約僻處也居於深僻之中雖有飢渴出而求食於江湖之上猶且避人而與之相疏遠也胥相也此退之所謂俛而喙仰而四顧

深居而簡出者也以皮自累言有名有位於世皆能惹禍也此言甚切人心涉世深者方知之

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

前言無人之野即無物之始也此又以建德之國名之看此一段令人體淨土其源流在此戰國之時南越未通中國故借其地以為名初無他義知作而不知藏言耕作以自食而無私蓄也未有禮義之名故曰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將行也猖狂妄行從心所欲皆合乎道故曰蹈乎大方與道相輔而行謂以慕道之心自相勉勵而欲至於此國也

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吾無糧

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送君者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

無形倨不有其身也無留居不有其國也能辨此心則可以往故曰以為君車心無所求則無所不足故曰少費寡欲雖無糧而乃足涉江浮海望而不見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窮只是遊無窮三字如此教演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此句最為深妙言學道之人既悟之後向之所資以自悟者如人之餞送登舟至于海崖皆已反歸矣擊竹而悟捲簾而悟皆其送者也譬如見舞劍而善草書始因劍而悟之既悟則劍為送者矣讀書亦資送者也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楫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

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有人者以我而役物也見有於人我為物所役也二者皆非自然之道若堯則不以已役物亦不為物所役故曰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大莫之國沖漠太虛之地即無人之野建德之國也以此結上章也語意既足乃以譬喻繼之方舟兩舟相並也我舟方行而為虛舟所觸舟既虛而無人故雖觸我而不怒忽有一人而在虛舟之上則必呼其人使之張歛之張撐開也歛弔退也呼而不應至於三度則必叫罵之無人虛也有人實也向也無人則不怒今也有人則不能不怒人情然也此喻極佳蓋言我若無心則與物自無忤遊於斯世而虛其心又何患害之有既說一大段却把此譬喻結便是文字首尾起結之法列子有同此段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歛以為鍾為壇手郭門

之外三月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強梁隨其曲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歛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歛民之財以鑄其鐘先祭而後鑄故曰為壇三月而成鐘有架所以懸鐘也架有兩層故曰上下縣此言鐘也何術之設者言用何術而成此之速一純一也循自然之理終始純一而無所雜於其間故曰一之間無敢設猶言此間別者不得一件也既彫既琢復歸於朴言去圭角而歸於自然也侗乎其無識之貌儻乎其怠若疑無容心之狀也或往或來無將無迎故曰萃乎芒乎萃塊然之意芒無物之狀來者勿禁往者勿止言順其自然而無迎無送也強梁去而不順者曲傳回而附我者我皆隨之聽之任其如何也自窮者自至也言或順或逆要終皆不求而自至故曰因其自

窮我雖賦歛而於人無一毫之傷故曰毫毛不挫大塗者言此是順事坦然而行但以無心處之故能速辦也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子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其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粉粉翾翾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者師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隱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眾人遺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則迹指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至人不聞于何事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澤衣赭褐食村粟入獸不亂孝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子惡死乎言處此瀕死之患難其心亦厭

1 218, 4 67

惡之乎不死之遺言自得而無禍患也意
忘今之燕也粉粉跌飛之貌也引援專
飛也迫脅而棲近人而為巢也進不為前
退不為後言其往來不爭也緒棄餘也取
蟲而食世所棄餘也不斥不多也雖為行
列而不如鳥鴈為羣之多各依人家外人
亦不害之真木甘井以聲名自見之喻也
大成之人大道之士也自矜伐者必不能
成功以功名自喜者終必自在隱戲皆自
損也還與眾人言退而與眾人同也順道
而行黷然自晦故曰遺流而不明所居之
時雖得行其志而不以聲名自高故曰居
得行而不名處不處不有之也純純常常
一也此於狂若無心也削迹指勢不以功
名為意謂無迹而化也我不責人人亦忘
我此至人也至人則欲無聞於世子又何
以名為喜乎末後數語便與食豕如食人
處同借孔子之名以申其說此重言也
孔子問子桑雎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
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

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雎曰子獨
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
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可寡矣為其累
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
患害相收也夫相收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
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
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
孔子曰敬聞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指書
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子桑雎即尸也假人假國之人也棄璧
負子此喻最佳天合者必常相收聚利合
者必相棄背君子之交淡而親小人之交
甘而易絕皆說盡人世情狀此語雖入之
語孟亦得無故以合則無故以離俄詩便
可見也此一句又是一箇好條貫無挹於
前者不拘目前挹拜之禮而其相愛之意
愈如進也
異日桑雎又曰舜之將死其冷禹曰汝戒之

哉形莫若緣情真若車緣則不離準則不勞
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
固不待物
冷音零曉也以真實之道而告之禹故曰
真冷緣因其自然之意準循其自然之意
不離與道為一也形我也文身外之物也
不以身外之物而待我故曰不求文以待
形今人宴客曰待客北待字之意也不以
身外為文華則無所資於物矣故曰固不
待物此待字又是不用之意三箇待字自
作而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屨并結及條履而過魏
王魏王曰何先生之德邪莊子曰貧也非德
也士有道德不能行德也衣弊履穿貧也非
德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豫乎
其得枿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
羿逢蒙不能睥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間
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
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
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德異可得邪此此干之

見剗心微也夫

大布贏者也原帶也正帶中結也傳履履弊而以索穿之也傷病也挽把之也蔓纏繞之也此兩字狀狽之在木自是不苟王長言其志感意得也柘棘枳枸有刺之木

也振動恐也不柔之上著箇加急字自是好醫書有頭項強直之證是加急而不柔也以之狀狽尤精神微也夫言以比于之事比之則見其證驗此三字亦奇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

右擊槁枝而歌堯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官角木聲與人聲其無有常於人之心類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廢已而進大也愛已而造哀也曰回無受人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也人與天一也

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槁木几也槁枝策也齊物篇所謂策杖是也以槁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雖擊而無節奏故曰無其數無官商言不合五音也木聲擊者也人聲歌者也犁然端之意

廣已專我也以專我之意而求之則所造者無畔岸故曰恐其廣已而造大也以愛我之意而思之則必至於哀傷故曰愛已而造哀也造音挫人與天一也言在我者皆天理也今之歌者非我也故曰其誰乎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極不行天地之行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之道猶若是而況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益至而不窮物之斤

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者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鷦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難落其實葉之而走其畏人也而龍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

天損窮時也無受者貧而樂也人益者富

貴之也無受者富貴而不淫也尋常之論則以處富貴而不淫為易貧而樂為難莊子却如此反說極有意味言天損之時事不由己雖欲不受如之何而不受不容不安貧也故曰易人益者如富之日至名位

之日高日增月益我欲辭而不能所以貴不期驕而自驕富不期侈而自侈故曰無受難窮極窮塞也不行推不去也運物運氣也泄發也運物之泄氣數之往來天也吾亦與之俱行亦與之俱泄故曰偕逝即

所謂與時偕行與時偕極也君命其臣且不得違天之命人何可違乎此無受易之意四達謂意之所向無所窒礙也始用謂此意纔萌則事隨以集而無窒礙也並至而不窮交至而不已也我不求物之利而利自至故曰非已也爵祿皆自外而至時命使然故曰吾命其在在外者也無功而祿君子恥之視之如盜竊吾雖欲不取之而有推不去者公孫賀拜相而哭非無受人益難乎鷦鷯即意怠也不給視者不足視

也非其所宜處之地雖目有見亦以不足視而去之果實之落必懼而飛恐害已也故曰棄之而走其志雖畏避於人而乃與人相近而居故曰襲諸人間襲入也杜穆祭祀之地雖無可畏亦無可取人自敬而存留之如燕在人家雖無益亦無害而人亦容之言處富貴之人若能如鷦鷯之無益亦無害則亦無譏惡之者然既曰富貴矣安能無益而無害故曰難無始而非卒者言不知其始不知其終也萬物之變化更相禪代孰知其終孰知其始但居中以待之而已正中也謂處造化之中也何謂人與天一和入者天所生故曰有人天也天亦造化爲之故曰有天亦天也性者天命之性也此性字與生字同在人之性生而有者皆得於天豈人所得而預之聖人惟知人之所不能故處之安然盡吾身而已孟子曰是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即是人之不能有天性也晏然安然也安時而處順以終其身故曰體逝而終矣

莊周遊乎雕陵之樊觀一異鵠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穎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裳躓步執彈而留之觀一蟬方得美陰而忘其身螻蟻執臂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鵠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許之莊周反入三月不庭簡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爲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雕陵而忘吾身異鵠感吾穎遊於栗林而忘其真栗林虞人雕陵地名也樊園之蕃籬也感周之穎飛從穎前過也殷大也逝往也翼大而不能往目大而不能觀逐物而自迷之狀執彈而留之將以取之也螻蟻因蟬意在一得而忘其形異鵠又利螻蟻而忘其真故有不逝不覩之狀螻蟻與雀異類而相召也皆忘其形忘其真相累也虞人守園者許罵之也不庭不出其居之庭也守形養生

者也我爲養生之學忽因逐鵠而忘其身是以愁而汨其理也濁水喻人慾也清淵喻天理也夫子老子也入國問俗問禁也故曰入其俗從其俗他人之園而我誤入是違禁也以吾爲戮言爲虞人所辱也此段蓋言物無大小有所逐者皆有所迷此乃學者受用之語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爲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比一節亦是受用親切處看此數篇或以外篇爲非莊子所作果然乎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一